

艺2.3

艺术品鉴赏/平台
艺术家推介

关注

现代快报 2015/3/21 星期六

责编:徐馨儿 美编:时芸 组版:黄伟

写生是构建笔墨语言的大好机会

“园·境——苏州园林写生作品展”下周在苏州开幕

园·境 ——苏州园林写生作品展

参展画家:周京新、刘懿、束新水、徐钢、房汉陆、梁雨
展览时间:3/26—4/12
开幕时间:3月26日15:00
展览地点:苏州美术馆
主办:南京艺术学院、江苏省国画院
承办:苏州大学艺术学院、苏州国画院、南京芥墨艺术馆
协办:艺加文投

由南京艺术学院、江苏省国画院联合主办，苏州大学艺术学院、苏州国画院、南京芥墨艺术馆承办，艺加文投协办的“园·境——苏州园林写生作品展”将于2015年3月26日在苏州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共展出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周京新先生与其学生2013年和2014年在苏州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80幅。

此次展览是对前两届“易象——南北写生对话展”之南方部分的回顾和总结。展览作品由周京新先生与其学生刘懿、束新水、徐钢、房汉陆、梁雨等师生六人共同创作，他们通过各自的笔墨体悟自然，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，以写生活动实践各自的绘画笔墨主张，并在教学相长中各展自然万物之意趣。画家们分别于2013年在常熟兴福寺、2014年在苏州的7个园林中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现场写生活动，并在北京和南京举办了巡展，社会反响热烈，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。

周京新说：“写生就是创作。”这是南方团队关于写生的宗旨。艺术家们希望通过不断探索解决笔墨和实景之间的融合与差异，进而引发这样的思考：一、传统笔墨和当代中国画的关系；二、当代中国画的创造性；三、笔墨本体语言该如何生发。



周京新《虎丘写生之一》



徐钢《艺圃写生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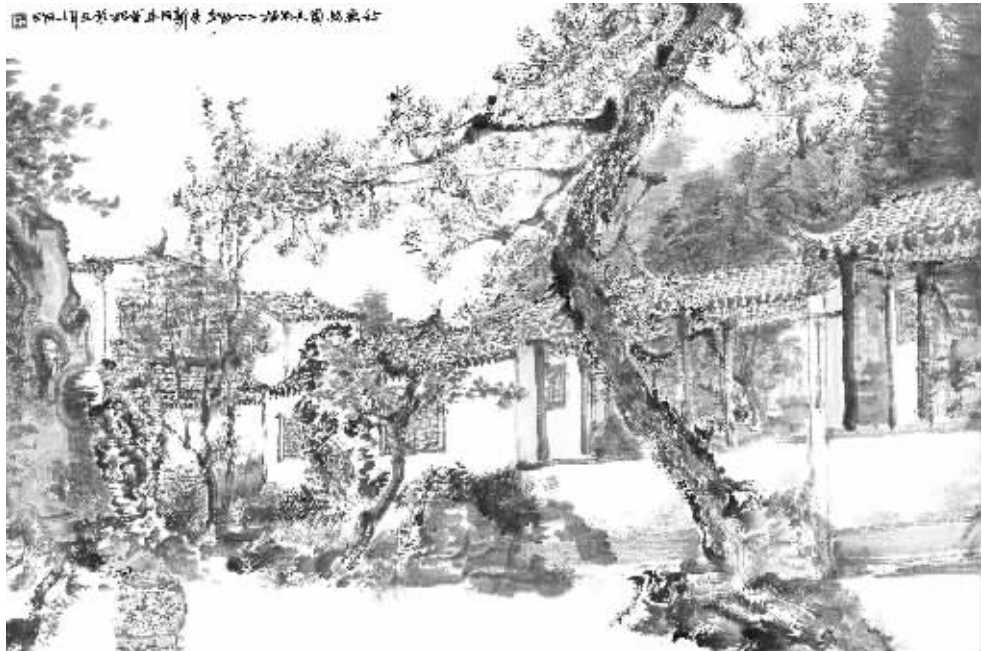
房汉陆《狮子林写生之一》



梁雨《姑苏图册之八》



刘懿《环秀山庄写生之二》



周京新《耦园写生之八》



束新水《朴园写生之一》



周京新与学生在苏州写生

壹

写生的时候讨论笔墨表现样式特别实在，也特别有意义。准确理解中国画是讨论的前提，比如说：笔墨就是线条和皴法吗？肯定不全面，既定的线条和皴法只是笔墨的一种典型呈现，笔墨还可以多种多样地呈现，我们要亲近笔墨经典，要借鉴经典的精神、法度和品质，打造自己的经典。而绝对不是直接去学别人的样子，把自己变成别人，或者躲躲闪闪、七拼八凑地借用别人的样子组装一个所谓的自己……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难得画画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尽情做自己的机会，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，再不好好珍惜，岂不是要毁了自己？我一向认为：任何学别人的“成果”都不值一提，任何努力做自己的尝试都值得肯定。

从古到今都一样，理解到哪一步，就只能做到哪一步。如果只是粗略地弄了个基本框架、描了个基本轮廓、画了个基本形象，就要吹嘘境界，就要高攀逸气，就要忽悠空灵，那肯定不靠谱。传统文人画经典的部分我们要学习借鉴，差劲的东西就要批判，引以为戒。同样是刚刚点

点的东西，为什么有的就是经典、有的就差劲呢？经典的东西无论人山人海，无论工写繁简，一定是按照自然生命生长之道来积累、修炼、构建、融通、表现的；一定是形成了一个完完整整、生生不息、自然而然、前无古人的独特世界。差劲的东西呢，看上去也是人山人海、工写繁简的，但就是某些地方不舒服、不顺畅、不到位、不完整、不自然……尤其是创造性不够，也就形成不了一个完完整整、生生不息、自然而然的独特世界。

在传统经典面前必须有“我”、“我”确立了，解读传统经典才有意义，就如同我们照“镜子”，“镜子”面前如果没有了“我”，那还照什么“镜子”？对于“我”而言，传统经典是一面“高大上”的“镜子”，“我”在照“镜子”的过程中，当然要尽量搞清楚它是怎么“高大上”的，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搞清楚“我”自己是怎么回事儿，搞清楚“我”如何才能做到“镜子”所具有的“高大上”，进而构建起属于“我”自己的“高大上”。照“镜子”，解读传统经典是我们画人永恒的课题，经常、主动、全面、切实地照“镜子”，对我们努力追求自己的“高大上”是极有好处的。

贰

写生恰恰是借鉴传统笔墨经典、在鲜活的自然物象中采集笔墨元素、构建自己笔墨语言的大好机会，更是培养自己准确认识笔墨、实际运用笔墨、提高笔墨意识的大好机会。现在中国画的主要问题之一，就是标准缺失，对所谓“笔墨”的认识存在大毛病。一是“笔墨”被素描、速写化，直接把毛笔变成铅笔，“写”的质量标准完全没有了底线；二是山寨、盗版横行霸道，直接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，关键是别人的东西高低如何整个搞不清，好歹都成了“笔墨”，都成了“传统”，直接把大妈妈们跳的广场舞当成“芭蕾”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更需要我们坚持笔墨标准。

我喜欢写生，一切都是鲜活的，那些细节是凭空想不出来的。以往对传统经典的认识和把握，也需要到实景写生中验证、消化和提炼，然后才能为我所用，用出我的感觉，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。写生可能平平庸庸，但写生也可能创造奇迹。

叁

兴福寺和苏州园林给我的感觉不一样，所以想画出些不同的感觉。传统经典笔墨往往追求“老”，其实是在追求悠远，追求永恒，也就是在追自然的主流。因为在自然里面，鲜嫩、妩媚、轻佻、柔弱等东西是最非主流、最不得长久的东西，“老”是自然的主流。兴福寺平淡空净，老迈而仁厚；苏州园林森冷萧瑟，古雅而阴沉。从眼前活生生的苍茫里面画出种种“老”的感觉来，表现的空间是很大的。当然，“老”也要自然而然才好，刻意装嫩很令人肉麻，刻意装出来的“老”也是不舒服的。追求过头了，就像一个人打扮自己过头一样，明明满脸褶子，硬要扮嫩，装得哆哆嗦嗦的；明明乳臭未干，硬要充老，装得看破红尘似的，都是很讨厌的。

肆

熟练本身不是毛病，问题是熟练了之后就原地转圈，那就成毛病了。熟练对于一个画家来讲比较容易达到，

但某种技术上的熟练，往往是认识上的局限。程咬金只会他那稀松平常的三板斧，因为屡试不爽，就以为自己的三板斧无敌，就一直吃定了这三板斧，成了一知半解、技不如人、不思进取、遇强则挂的“经典”。

在中国画艺术的舞台上，常常是有两个角色在表演，它们要较劲儿，也要配合。一个是黑，一个就是白；一个是直，一个就是曲；一个是疏，一个就是密；一个是虚，一个就是实……它们总是对立的，也总是要统一的。它们虽然主次有别，却谁也少不了谁。“生”和“熟”就是画里不可缺少的一对角色，不管它们怎么较劲，谁也离不开谁；不管谁主谁次，都得好好配合。所以，一定要注意处理好“熟”和“生”的关系，有时候“熟”就像油门，“生”就像脚刹，只踩油门，不用刹车，那是要出事儿的。油门和脚刹都用上了，把握目标的方向不到位，那是要出大事儿的。

水墨写意的工具材料决定了运笔要有一定的速度，要顺势而下，还不能像脱缰的野马；要稳步控制，又不能似老牛拉破车。运笔的速度可以千变万

化；可以像一片羽毛从空中飘下来；可以像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；可以像一块石头从山顶掉下来；也可以像一池泉水从崖边泼下来……自然决定速度，质量决定速度。速度是笔墨的脉搏，可以有快有慢，但快慢不能没有节制，太快或者太慢都会失去常形常理，都会不舒服。羽毛飘下来若像石头那么快，石头掉下来如果似羽毛那么轻，那就见鬼了。写生的时候可以好好体会自然的速度，把运笔的节奏调节舒服，所谓“师法自然”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
伍

画家的个性潜质，就像挖井一样，必须要自己动手去挖，而且要挖得准、挖到位，才能有水出来。此外，自己挖井取水还不宜急功近利，不能搞出井喷来，喷一下就没，那是很不划算的。年纪越大画得越差，我看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年轻时候的积累不够，又不重视持续积累，人不敷出，必然走下坡路。二是年轻时候的积累没有考虑自己的需要，总在替别人扛行李，终究两

手空空。我们常见一些画家，年轻的时候基本功很扎实，看起来能力很强，下坡路走得也快，就好像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，刀枪不入，年纪大了才发现，自己的本事仅是靠着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，年轻的时候穿着它觉得挺轻松，到年纪大了，扛不动这副铠甲的时候，只得脱下来，而那时已然两手空空、无能为力了。

画家的积累是要释放，厚积薄发，积累得比较富裕了，再有序释放，那是比较科学的选择。积累也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过程，如果不讲科学，只会耽误自己。我一直认为，画家的个性释放与理性判断，是一对必须科学配合的脚步，它们要相互促动，也要相互制约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这脚步适当超前一些，就有可能少年得志；相对滞后一些，就有可能大器晚成。然而无论超前还是滞后，都不能过分，过分了就会留隐患，因为，少年得志也好，大器晚成也罢，都是自然的事儿，不可强求。

摘自《周京新——苏州园林写生谈艺录之〈姑苏论画〉》